

# 幸福被剥夺是自杀的批准书

## 超声波

Ultrasonic Wave

□时事评论员 刘洪波

富士康员工坠楼事件,今年已达10起,其中有4起发生在5月6日至21日的半个月间。

坠楼事件在一家公司接连出现,不断升高着人们的关注。震惊、困惑与解析,一时纷纷展开。公司在进行危机公关,“40万员工”的基数被特别强调,用以说明坠楼事件的发生率并不算高。而人们关注的则是为何有这么多的坠楼者拥有“富士康员工”这一身份共性。

其实,自杀问题在中国一直处在晦暗不明的状态,没有哪个机构在进行自杀方面的统计,所谓的自杀率其实不过是推测,而非可靠的统计报告。在过去,自杀率升高曾被视为一种资本主义病状。实际处理中,自杀则未成为任何一个部门关切的问题。一个自杀事件,总是按具体情况被作为“单位事故”、治安事件或者送医就治问题处理完毕。

在《开放时代》这本学术杂志上,我曾读到一篇湖北江汉平原某县农村老人自杀的调查。一些地方农村老人的自杀不是“现象”而是“风气”,有病、子女不孝、子女在外无人照料或者贫困都可以成为自杀的原因,而且乡村社会包括老人自

身都开始接受自杀是生命的一种正常归宿。

在一些高校,也不时会发生学生坠楼事件。这些事件总是讳莫如深地加以处理的,生命的悲剧确实引起学校的高度重视,但重视的方式不是事情得到公开、自然和理性的讨论,而是把事情作为“敏感”问题而岔开,并转变为一种“外松内紧”的异样气氛。

上周,富士康员工“第8跳”尚未处理完结,“第9跳”即已发生时,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谈论工厂体制的问题。对于工人来说,工厂就是社会,社会也就是工厂,他们被集中起来,居住在离流水线尽量近便的地方,为的是可以迅速到达生产现场,流水线与宿舍都是为提高生产率而设置,宿舍的必要性在于它能够恢复生产力。人被整合进这个体制之中,并且在这个体制中变成了生产率的工具。哪怕是开展一些娱乐活动,设立一些“透气室”,也改变不了工厂体制本质上的东西。

这种工厂体制,与计划经济时代的工厂体制并不相同。计划经济本身不以效率为追求目标,那种工厂是全包全揽,“工厂办社会”,是在构想一种“劳动者同时是所有者”的

梦想。而现在,工厂体制则是纯粹效率化的。企业自然要追求效率,问题在于现在的工厂使流水线成为中心,而且使流水线成为工人的职业,也成为工人的生活。

我想,每一个人在决定自行终结生命时,必然面临着一些具体的困扰,这意味着如果你要说自杀是特定人自己的事情,与别人没有关系,总可以找到一些理由。然而,从社会整体来说,基于生命至上的理念,不能说因为自杀是每个自杀者自己的特殊决定,就不把它视为一个社会问题,而是必须把自杀现象作为社会问题加以正视。

每一人群的自杀现象,似乎都可寻找到相应人群的一般原因,例如工厂人群、乡村人群、学生人群等等,面临的问题可能各有特殊性。然而,当我们在总体上分析自杀这种社会现象时,要寻找的应该是容易引发人们焦虑、困惑和抑郁的社会原因,不要因为“社会形象”的考虑而对自杀现象“去问题”化、搁置化、敏感化、忌讳化乃至禁忌化。

我们也要看到自杀与离婚几乎在所有的社会都随着社会现代化而趋于高发,某种程度上这也是现代社会中人的精神境况的普遍现实。巨大的社会变迁中,人们的生活

从乡村转向城市,带来了城市和乡村的新的生活状态。城市带来的是汹涌人群中的心灵孤独,农村是老人与孩子留守的弃土。每个人对自己负责作为一种现代信念确立,赋予了个人独立作出决定的权利,也使人不再因家族和其他复杂社会关系而难以决断。现世幸福的意义在突显,这也意味着如果现世并不幸福那么生命的意义即被剥夺,这便是不幸者选择自杀的自我批准书。

观察自杀现象,不必把问题归结到单一原因。自杀往往是社会环境、个人境遇、现实生活、精神困境等方面因素高度耦合的产物,解读的角度因此也是多种多样的,但首先至少需要把自杀作为一个问题看待,然后才可以如实地分析,哪些是个人的心理危机,哪些是个人的危机,哪些是企业的管理危机,哪些是社会的体制危机,哪些是时代的精神危机,哪些是现代性的价值危机……

刘洪波  
(著名评论家 资深媒体人)

“如果有个别上访群众不讲道理,有过激行为,你们要沉住气;如果你们受到委屈,千万不要责怪老百姓,就算是我对不起你们,我向你们道歉,好不好?”

——刚出版的《民贵泰山》一书选编了吴官正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山东省委书记期间的部分讲话、谈话、文章、书信和批示。此为吴官正与山东部分信访干部交谈时的讲话。



吴官正

## “十连跳”不仅仅是富士康的问题

——回应《富士康九连跳背后:青春的碎片》(5月16日柒周刊A4-A5版)

一周过去,九连跳变成了十连跳。造成“十连跳”的原因很多,但有一点非常重要,即在当前发展私营企业的过程中,许多地方政府和部门只盯着GDP、税收、财政收入

增长,而忽视了职工群众的合法权益、合理要求。所以,我们除了需要拷问富士康的内部管理,还应该拷问我们的政府和相关部门。

(南京 杨俊)

## 查查哪些官员去过“天上人间”

——回应《扫黄扫到天上人间》(5月16日柒周刊A10版)

“天上人间”遭突袭,民众最关心的是:一、北京警方这次重拳出击,最终能否揪出“天上人间”的后台?都有哪些政府官员在里面挥霍着灰色收入?能否就此牵

出一批腐败官员?二、停业整顿期过后,“天上人间”能否从根本上改变内部的生态环境?能否给其他类似的娱乐场所一个警告?我们拭目以待。(浙江 姚孝平)

## “哥俩好”缘于权力约束机制滞后

——回应《楼市出问题了官商依旧“哥俩好”》(5月16日柒周刊A23版)

“快报再评”一针见血指出:官商“哥俩好”,肯定不能代表公共利益。但不可忽视的是,官员本身就代表公共利益,个别官员利益代表错位,说好听是便民利民工

作不到位,说难听不免让人质疑是个别官员用权力寻租利益?这种不公平不正义的社会权力结构是怎么造成的?答案一目了然:权力约束机制滞后。(无锡 陈豹)

## 社会稳定有赖于中产阶级成长

——回应“名嘴同期声”之吴晓平言论(5月16日柒周刊A3版)

眼下有一种说法:“小资”投机炒房,“中产”冒险炒股,平民“紧腰有型”。这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折射出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要改变这种社会现状,必须要健全法制并完善税收制度,使

之趋于公平;同时,必须尽快促进有一定固定资产、收入稳定、有一定社会地位和信用、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人群发展壮大,这样才可以缓和社会冲突和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南京 唐锦禄)

直接引语

Voice and Opinion

“死刑案件人命关天,必须实行最严格的办案标准,必须实行最严格的办案责任制,真正做到不错不漏、不枉不纵。”

——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20日表示,各级政法机关要不断提高执法办案水平,确保办理的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

“如果现在施工过程中给老百姓带来不便,而工程建成后又没带来好处,那就是千夫所指,会永远被群众埋怨。”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表示,对于群众目前的不满意,各级各部门要真诚地表示歉意,并尽量减少施工扰民。

“扔鞋是极少数,个别得不得了。”

——曾遭遇“扔鞋门”的任志强表示90%的大众支持他的观点。

“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局长!”

——在一起交通事故之后,当事人兰州市城关区旅游局局长张德礼的这句话惹怒了对方,致使双方大打出手。

“叔叔,求你别掐死我妈妈。”

——在北京通州区,城管与一名摆摊女子发生冲突,摆摊女子的9岁女儿哭着让城管住手。

“在伦理道德的界限之内,以最小的风险获得此研究成果带来的利益。”

——首例人造生命“辛西娅”日前在美诞生,奥巴马下令评估伦理风险。

“我们曾不断询问:‘它在哪?它们会在我国经济的哪一领域发挥作用?’哪儿都没有!它们根本没有起到一点儿作用。”

——俄罗斯总理普京日前首次公开承认他曾在上世纪80年代作为克格勃特工,在东德境内,从事反西方国家的工业间谍活动,并感叹当时他收集的机密情报都没有受到苏联政府的足够重视。

“如果韩国对朝鲜进行‘惩罚’、‘报复’或‘制裁’,朝鲜将立即采取包括全面战争在内的各种强硬对策。”

——朝鲜国防委员会发言人20日在平壤发表声明,拒绝接受韩国关于“天安”号事件调查结果。



## “柒微博”开张

昨晚,快报星期柒新闻周刊的官方微博正式在新浪开张。欢迎新老朋友光临“柒微博”发帖、跟帖,在这里您能了解到有关柒周刊的最新信息,浏览到柒周刊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在此“指点江山”,也欢迎您随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

“柒微博”网址: <http://t.sina.com.cn/7zhoukan/profile>



(上一期星期柒新闻周刊封面)

## 名嘴同期声

Simultaneous Comments by Celebrities

孟非 零距离



“如果穷人付不起给警方的奖励费,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应该由谁来保护?”

——东莞一老师的车遭窃后被警方找回,他若要取车需支付给警方一定数额的奖励费,孟非对“抓贼收钱”的规矩表示质疑。

东升 东升工作室



“执法者绝不应该成为只认程序的机器人。”

——南京某区以遵守程序为由拖延拆违进程,东升希望有关部门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多干实事,快干实事。

吴晓平 听我韶韶



“估计到最后听证会会给你们大家一个‘圆满’的结局的。”

——南京市即将为过江隧道年次票召开听证会,老吴觉得结局会很圆满,但圆满一定要打上引号。



读者来信

Letters to the Editor

欢迎读者来稿,发表您的看法和对“星期柒新闻周刊”的阅读反馈,200字以内者优先发表,稿酬从优。

E-mail: [njmengqiu@163.com](mailto:njmengqiu@163.com)